

字·艺术

先生之风，山高水长



一晃，东汉建立距今已整整2000年。

公元25年，昆阳之战硝烟散尽，河北义军纳降归顺，天下大势初定，刘秀称帝，汉室复兴。

刘秀一鼓作气，将更始政权和地方豪强各个击破，统一全国后，开始论功行赏。

他想到了自己的老同学、余姚人严子陵，希望这位高士能帮助他治理国家。贵为汉光武帝的刘秀，虽然费尽心思找到了严子陵，还和老同学有过抵足而眠的一夜，但仍没能留住对方。

为避免皇帝再次找到自己，严子陵索性连家也不回，直奔“奇山异水天下独绝”的桐庐，隐居于富春江畔。

他视富贵如浮云的品格，令后人高山仰止，经历代文人和画家争相“安利”，从此名扬四海，也成为“余姚四贤”中的第一位。

1 一个总在躲，一个总在找

严子陵和刘秀，就像“躲猫猫”游戏中的两个孩子，一个总在躲，一个总在找。

严子陵(公元前37年—公元43年)名光，字子陵，出生于会稽郡余姚县下河严家村(今宁波余姚市低塘街道黄清堰村)。本姓庄，为汉武帝时名臣庄助后裔。后人避汉明帝刘庄讳，而改其姓为严。

因为父亲严士恂担任南阳郡新野县令，少年子陵跟着来到新野。在那里，他与南阳郡蔡阳县人刘秀在同一学馆读书。虽然子陵比刘秀大了32岁，但两位同窗一见如故。后来，又同往汝南，拜郑敬为师，学习《尚书》。志趣相投的两人，成了忘年之交。

严士恂任满后，子陵随父亲回到余姚。其间与著名道家梅福之女成婚。

不久，子陵赴长安的太学游学，在那里再次遇到刘秀。此时，他们既谈学问，也论时局。子陵对天下大势的见解，常令刘秀折服。不过，子陵更多接受的是道家出世、无为的思想。

公元22年，刘秀起兵，加入了对抗王莽政权的绿林军。其间，刘秀曾五次邀请严子陵，襄助自己。子陵在为老同学出了很多良策，并举荐了邓禹、马援两员大将后，离开刘秀军营，过上了闲云野鹤的日子。

公元25年，刘秀称帝。他仍放不下对子陵的执念，正如一首歌中所唱，“无论你在哪里，我都要找到你”，他命画工按自己口述绘成子陵肖像，在各地张贴寻人启事。

公元29年，有人在山东一带发现一个反穿羊皮袄的老者正在湖畔钓鱼。《后汉书》卷八十三“逸民列传”载：“帝疑其光(子陵名)，乃备安车、玄纁，遣使聘之，三反而后至。舍于北军，给床褥，太官朝夕进膳。”

刘秀好不容易找到子陵，“论道故旧，相对累日”。两人同寝，子陵的脚搁在了刘秀肚子上，次日一早，太史急奏“有客星犯御坐，帝笑曰：朕故人严子陵共卧耳”。刘秀想封子陵为谏议大夫，子陵不从，“乃耕于富春山”。

公元41年，刘秀再次征召严子陵，仍不就。两年后，严子陵在余姚家中去世，享年八十岁。刘秀倍感哀伤，诏郡县赐钱百万、谷千斛，安葬于客星山(别名陈山，今属慈溪)。

2 先生之风，山高水长

在中国传统文化中，隐士是非常耀眼的一个群体，许多正史专门为之开辟“列传”。

而古人对于隐士，也是充满了迷之崇拜，认为他们有经天纬地之才，扭转乾坤之功。比如西周姜子牙，战国鬼谷子，汉初商山四皓，汉末司马徽、庞德公、卧龙(诸葛亮)、凤雏(庞统)等人，都是神一般的存在。

汉高祖刘邦暮年，欲立继承人。在诸子中，嫡子刘盈原本处于劣势，其母吕雉请出商山四皓为其站台，才使刘邦下定决心立刘盈为太子。

汉末司马徽向求贤若渴的刘备举荐谋士时，说：“卧龙、凤雏得其一，可安天下。”这才有了三顾茅庐，诸葛亮出隆中，刘备也在“浪花淘尽英雄”后三分天下有其一。

人才自古就是稀缺资源，志存高远的刘秀，又怎肯轻易放过严子陵这样的“大隐”呢？

当然，后世对他们的夸大甚至神化，也是少不了的。像严子陵，几乎所有记载中，都没提及他到底做出过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，但不妨碍后人对他“不明觉厉”的顶礼膜拜。

一千年后，范仲淹贬居睦州。这位北宋名臣站在经他重修的严子陵祠堂前，面对富春江，写下《严先生祠堂记》。“云山苍苍，江水泱泱，先生之风，山高水长！”那发自肺腑的呼唤，令人动容。

此后，陆游在《题莹师钓台图》上留诗：“羊裘老子钓鱼处，开卷令人双眼明。未可忽忽便持去，夜窗吾欲听滩声。”让人感受到展卷后扑面而来的画境。元代郑玉有《子陵不屈光武论》、清代严昭有《子陵论》……人们总愿意把鲜花和掌声送给这位高士。

戏剧界也不甘寂寞，元杂剧《严子陵垂钓七里滩》《云台门聚二十八将》《汉姚期大战邳彤》《寇子翼定时捉将》，明代的《严光智取昆阳城》等，都在讲述着他的传奇。



任颐《严子陵五月披裘图》

3 天人合一的完美诠释

这样的题材，历代画家又怎会绕开？

“诗画本一律”。唐代诗人徐凝的《题钓台画图》诗，南宋郑思肖的《严子陵垂钓图》诗，虽然画已不存，但从诗中，仍能感受到画家笔下超脱尘世的隐者形象。

白描圣手李公麟画过一幅《严子陵垂钓滩》，黄庭坚在画上题诗，“能令汉家重九鼎，桐江波上一丝风”，表达了对先贤的仰慕。

目前存世最早的此类画迹，当属元朝萨都刺的《严子陵钓台图》，纸本水墨，创作于1339年，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，入编“中国历代绘画大系”之《元画全集》。该画主体画的是钓台，林木古朴，冈峦耸立，一叶小舟正缓缓驶来，全图用笔简逸，既展现山林润泽之气，又暗含文人隐逸理想。

清初翁嵩年有《钓台图》，眺富春旧迹，发怀古之情。

晚清海派名家任颐(1840—1895，字伯年)画过多幅反映严子陵的作品。其中一件《严子陵五月披裘图》，立轴，设色纸本，作于光绪辛巳年(1881)。他把严子陵披羊裘垂钓的故事“嫁接”到了富春江畔。画中主人公身着裘衣，头顶竹笠，手持渔竿，足蹬木屐，仰首抬颔，低眉垂目，胡须上扬，神情超脱，一个摒弃浮华、傲视王侯的形象跃然纸上。一旁的童子则天真烂漫，憨态可掬。画家对形象的概括和提炼，达到了以形写神、气韵生动的效果。任颐另有一件《子陵钓隐图》，纸本设色，现藏于天津博物馆，入编“中国历代绘画大系”之《清画全集》。

当代画家余任天1960年创作完成《富春江严陵垂钓台》，以其雄健的笔墨和恢宏的气势，被挂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浙江厅达三十多年，直至1994年重新装修时才换下，入藏浙江省博物馆。

还有一位从桐庐走出的当代著名画家、美术教育家叶浅予(1907—1995)先生，更是对家乡的历史人文和山水自然寄予了极大的关注。这位人物画大家、白描高手，创作了一个系列的《富春人物画谱》连载，严子陵自然成为他重点描绘的主题。他的《钓台严子陵祠》，以祠写人，画面中身披裘衣、头戴斗笠、手持钓竿的塑像，就是严子陵。围绕着塑像，叶浅予还画了钓台的东台、西台及双清亭、严子陵钓台牌坊、严先生祠堂、客星亭及一叶扁舟。可以说，严子陵钓台的主要元素，都集中在了这幅小小的画面之中。

画家采用简笔速写的形式，线条老辣，笔势刚劲洒脱，简练的笔墨准确捕捉了人物的精神面貌，整体画面简括又富有情趣。画上还题诗一首：“汉时明月迎客星，笠翁扁舟钓游鳞。高风亮节照今古，水光山色怡我情。”充分表达了一个桐庐人对一个“新桐庐人”的礼赞。

严子陵之于桐庐富春江，犹如林和靖之于西湖孤山，是对天人合一的完美诠释，他们令江湖增色，令山川滋润。

记者 楼世宇